

▼ 校园文学 ▼

动静之间的诗意美——读废名《桥》有感

■刘子祺 文

如果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真的有一个平行宇宙存在的话,那么废名笔下的小林生活的世界,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世外桃源了吧。初读《桥》时,有一种欣赏中国水墨画的感觉,又觉得像是坐在江南的小船上,慢慢地漂流着。前者是以己之眼观世界,而后者,则是将自己融化在那片温柔乡里了。

环境的静与人物的动如果只看目录,那一个个由意向组成的小标题,便能够让人不自觉地脑海中形成一幅山水田园的静谧之景:杨柳、黄昏、灯笼、八丈亭、梨花白……就连这里的清明也是诗意的清明,而不像萧红笔下的荒草丛生、乌鸦聒噪的“乱坟岗子”那般触目惊心。正是这一组组的画面构成了小林的史家庄,如果用艺术的“空框理论”来研究,那里或许是我们每人心中的“秘密花园”。环境之美在于其静,史家庄的田坂,红花山上的映山红,清明的杨柳,如果不发生那些故事,或许这些地方本身,就已足够让读者在这样的宁静中栖息。而我们的主人公,恰恰是这样轻轻地闯入这片静谧,不露痕迹地融入在这样一幅画里。

从小林走进史家庄起,这幅山水田园画便缓缓地动了起来。有热情招待的琴子奶奶,淳朴的三哑叔,斗蛇的小孩,茶铺的姑娘……读者便随着小林在山水间漫步。忽而是琴子一句“我最爱春草”便搅动了绿意,忽而是树上的一声黄莺叫便惊醒了清明。正如宋明理学中所说:观花时,花为我而开,不观花时,花与我俱静。在这样的移步换景中,小林与他的世界一起动了起来。

琴子的静与细竹的动套用张爱玲式的说法,每个有关男性的故事里都应该有一支红玫瑰和一支白玫瑰,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小林的世界不免有些落俗,但不可否认的是琴子与细竹的出现恰如钗黛之美,相得益彰。

清明节里打杨柳,细竹姐姐替孩子们扎柳球,孩子们的柳枝一层一层地围上来,缀满了她一身。没有编织过程的描述,没有紧张赶制的大汗淋漓,细竹只“轻轻拂一拂披上前来的头发”,便尽显其间的动态。而最后那句笑着的“杨柳把我累坏了”不仅拨动了小林的心,也拨动了读者的心。细竹的美是欢悦着的美,是动的美。

琴子早起身子不大爽快,因为不大爽快,所以便开始乱想,便想到了

小林一定又同细竹出去玩了,于是便是更加不爽快。慵懒地照着镜子,不由己地又滚了两颗泪儿。“这时是镜子寂寞,因为姑娘忘记了自己,记起妈妈来了。可怜的姑娘没有受过母爱。又记起金银花,出现的甚是好。”这一段对琴子的心理描述,乍一看似乎是在写黛玉,只是废名的笔触更加跳跃,对于“滚泪”的缘由更加贴近读者的心情。琴子还是琴子,没有说话,也没有走动,她没有点亮周围的一花一草,却点亮了自己的心。琴子的世界是一个安静的世界,有如“观观音的镜瓶”,琴子的美是静的美。

小林的世界曹文轩在《圈子里的美文》曾讲到了禅宗的世界。禅宗的静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学享受,更是一种洗礼。他写道:小林常常以静的方式来观察世界,这已不单纯是小林在观察,而是作者在观察。然而,小林的静又并非佛家讲究的入定,否则,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事实上,在小林安静地观察着世界的背后,是有一个宁静的生命在跃动。

“寂寞是上帝加于人的最严厉的刑罚,然而上帝要赦免他也很简单,只需要一个脚步。”这便是小林的世界。它没有歌德笔下《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那般激烈涌动的情怀,但又何尝没有一个男子对于美的种种追求。只是中国的哲学中善于以静言动,于是那种情感便来得更加深沉。

再次回味《桥》时,仍有一种在天地间悠悠荡荡的感觉,于静中跃动,大约便是这样的心情吧。(同济大学)

▼ 生活故事 ▼

“蜻蜓”翩翩乐融融

■周彭庚 文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蜻蜓袅袅婷婷,翩然翻飞,给大地带来盎然生机。而今,一只巨大的“蜻蜓”悄然飞临中原大地,给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带来愉悦、甜蜜和满足。她就是市光路人行天桥。

桥不大,但造型却别具一格。高低有致、色彩鲜亮、跨越铁路和河流的三段桥身连成一体,好似蜻蜓的婀娜身姿;西侧与桥身垂直展开的引桥,又似蜻蜓的两根灵动的触须;而桥身下静静躺卧着的绵延而去的铁轨,恰似蜻蜓的细长翅膀。人行桥上,既可仰望蓝天白云,又可俯视红花绿草。

东边,隔着车流滚滚的军工路,是绿荫浓郁、花香扑鼻、鸟鸣宛转的共青森林公园;稍远些,是荡漾的黄浦江。西边呢,是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的幢幢高楼。一桥连通,让小区居民,迈步就进森林公园,徜徉绿树之下,流连花丛之中,那份惬意,那份满足,总从心底自然而然流淌出来。

记得多年前,刚搬来的第一天,带着刚从蜗居里走出来的兴奋,抱着能率先入住当时为解决住房窘迫而兴建的大型居住社区的自豪和荣耀,透过窗户眺望,只感到天高了,地阔了,一块块深绿的、浅绿的、淡黄的菜畦,一头连着窄窄的街道,一头连着茫茫的原野,挤挤挨挨地一直向远处铺过去。高高低低的白墙红顶的农舍,镶嵌在漫漫的绿色中,穿着各色衣服在田间劳作的人,显得特别的醒目,这一派田园风光足以使人陶醉。原先“公交车少”、“买东西不便”、“医院远,看病难”等“偏远”的忧虑,统统都淡化了。

而今,不仅曾经的忧虑不复存在,生活的方便和舒适更天天实实在在感受着。

穿区而过的20多条公交线路,和全市各个地方紧紧连接。尤其是

轨道8号线的第一站就在中中原心地区,登上地铁,只需30分钟就到人民广场。现在跟朋友介绍“我家”时,总是把这“30分钟”挂在嘴边,他们每每总会感叹一句:“多近啊!”记得2010年世博会期间,登上8号线,就能直达世博园,更令多少人羡慕啊。

虽然居住在此的老年人的比例相当大,但人们对生活的“热”,丝毫不逊年轻人。早早晚晚,小区绿地旁,街心花园里,总是歌声不断,曲韵连绵,舞姿翩跹。志趣相同的几个人,随时随地,就会拉起一支“队伍”,圈起一块“地盘”,哼哼唱唱,跳跳蹦蹦。

而区文化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里,又是另一番景象。

如果说街心花园里是“游击队”遍地开花,那么,这儿就可算是“地方部队”机动灵活作战了,虽比不上“正规军”规模宏大,但歌咏队、舞蹈队、戏剧队、军乐队、鼓号队、武术队、体操队,分门别类,定期演出,总是观众满座。

这边的热闹,可并不影响旁边的宁静。阅览室里,座无虚席,“沙沙”的翻书报声,并不影响旁边人的全神贯注;棋牌室里,“观棋不语”的“真君子”极力忍住了夺口而出的冲动。唯有电脑房里,轻微的键盘声打破了宁静。

伫立桥上,一幅幅画面接踵闪过,昨天的令人回味,今天的正细细体味;明天的呢,我无法描绘。记得刚搬来时,规划了不少“非分之想”,曾被家人讽为“得寸进尺”。可昨日之“尺”,皆已成今日之“寸”了;今日之“尺”的尺度,又有谁能预测准呢?

伫立桥上,极目远眺,仿佛这“蜻蜓”正轻颻而起。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 杨浦记忆 ▼

那些人,那些事

■王晴艳 文

老一辈的人一说起杨浦,总习惯性地前面加个“大”字。一个“大”字,充满着杨浦大工业时代的骄傲,也隐隐地包含着对大杨浦时代的追忆。也许在他们的记忆中,杨浦,是一排排的老厂房,一排排的烟囱,一排排的流水线,一排排的老上海凤凰牌自行车。这种记忆,逐渐变成了历史资料 and 黑白照片,印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还记得小时候常去的那个公园,除了上学,就近出去玩便是和好友同学三五成群地去杨浦公园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或者去公园里找个僻静的地方写写作业,或者摸摸螺蛳抓抓小鱼,或者摘些野花野果躲躲迷藏,或者看看老人们打打太极练练操,慢慢地在这样的童年里长成了大人。后来,公园免费开放了,公园里的老头老太除了打太极之外开始跳起了disco,慢慢地,公园里的k歌设备也流行了起来,吊嗓的练歌的pk的,同乐乐的氛围越来越浓。

杨浦变了——绿意渐浓的环境,人们愈来愈丰富的娱乐生活。

还记得小时候带外区的朋友去玩的那些杨浦老地方,有时坐在小奶茶店里打打牌,有时带他们去帝宫溜溜冰,去游戏机房买十几个游戏币打两把游戏算是比较奢侈的了。而现在,如果有朋友要来杨浦玩,除了带他们去看一看五角场的彩蛋,感受一下杨浦的发展;我也一定会带他们去看一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复旦,感受百年老校的韵味;去看一看

体育学院的武术博物馆,感受中华文化的精髓;去参观一下国歌广场,重温义勇军进行曲的壮烈。

杨浦变了——不断加深的历史积淀,人们愈来愈深厚的文化底蕴。

还记得小时候上学的那条路,常常充斥着小商贩的叫卖声,激烈的讨价还价声,自行车清脆的铃声,穿睡衣的看热闹的提着马夹袋的遛着狗的路过的各色人群,时光似乎在这样的市井当中飞逝,十几年过去,路还是那条路,人也是那些人,但似乎人与物都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小商贩入驻进了新建的菜场,自行车整齐地排列在专门的停车的地方,菜叶瓜皮不再被随意地堆放在马路边,分类的垃圾桶标志着时代的变化,穿睡衣的少了,拿环保袋的多了,吵架骂街的少了,人与人之间微笑多了。遛狗的还是在那遛狗,不一样的是,手上还拿着个塑料袋或者报纸随时准备清理自家小狗留下的浊物,走在路上也不用担心随时会有“狗屎运”了。

杨浦变了——不断建设的硬件设施,人们变了,因为不断提升的文明程度。

几十年过去了,时代发展着,杨浦和生活在杨浦的人们,也不断地变化着。此刻,杨浦正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着,作为土生土长的杨浦人,我成长的24年,有幸能够见证和感受杨浦和杨浦人的发展和变化。24年前那个懵懂的小女孩,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正在为杨浦培养着新一批的人才,他们如同现在的杨浦,朝气蓬勃,他们也如同杨浦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 旅游日记 ▼

尼亚加拉之水天上来

■郝建华 文

秋,我们一家四口,从上海“乘长风、破万里浪”到达了纽约肯尼迪机场,经过短暂的休整,在导游的带领下,踏着薄雾,我们一行前往号称“世界奇观”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

秋天的美洲,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绿树覆盖,层林尽染,景色壮美极了!

到达布法罗城时,夜幕已近降临,我们无心品尝美食,迫不及待,结伴前往瀑布侧畔的州立公园,欣赏瀑布夜景,以求先睹为快。这里,以大片开阔地和茂密的树林为主,尼亚加

拉瀑布流贯其中。

得益于上游4个大湖充沛水量的尼亚加拉河奔流至此,陡然跌落,以每分钟4200万加仑的流速从20层楼高处狂泻而下,形成了“尼亚加拉之水天上来”的绝美景色。

大瀑布由美国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以及加拿大境内的马蹄瀑布叠加而成,美加两国隔峡谷相望,两岸的格调却大不相同。夜幕中,远远望去,加拿大一边的维多利亚公园,花团锦簇,草木齐整,灯火辉煌。

一觉醒来,天空乌云密布,风雨接踵而至。第二天一早,我们再次踏临峡谷,开始了最热门的大瀑布传统

旅游项目——“雾中少女”游。

雨雾中的峡谷,白云缭绕,水气凝重,涛声贯耳。神奇的瀑布,如重型战机腾空而上,数公里之外就能听到它的轰鸣之声。从州立公园乘直升梯,我们下至175英尺的河床,经过曲曲折折的木制栈道,从美国瀑布脚下到达新娘面纱瀑布仅20英尺的暴风雨观景台,仰望铺天盖地而下的飞流,如白纱般覆盖着崖顶圆石,感受“天水飞泻”的意境。

尔后,在霏霏细雨中,我们登上圣女号游船,在美国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的怀抱里,伴随着雷霆万钧的水势轰鸣,冲入马蹄瀑布高达百米的泡沫和雾气之中。

我伫立船头,虽然每人发了一件雨衣,但衣服和鞋子依然尽数打湿,垂悬的瀑布,水光万丈,那惊心动魄的经历至今难忘。



黄苇鸭(江湾公园) ■阳德青